

# 人的

## “类生命”与“类哲学”

——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

高清海 胡海波 贺来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人的

## “类生命”与“类哲学”

——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

高清海 胡海波 贺 来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高清海,胡海波,贺来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006.10重印)

ISBN 7-206-03050-5

I.人… II.①高… ②胡… ③贺… III.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IV.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512 号

# 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

## ——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

---

著 者:高清海 胡海波 贺 来

责任编辑:李彦珍 封面设计:张 迅 责任校对:石桂芳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75 字数:3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050-5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 201-7 200 册 定 价: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 (一)

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探讨体现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当代哲学精神”的哲学著作。

翻开目录，读者或许就能发现——也可能会生出某种疑惑，这里谈的“哲学”，看起来并不像人们观念中通常所了解的那种哲学。说是“哲学”，议论更多的却是“人”的问题，以往熟悉的“教科书”中那些经常谈论的命题、原理、范畴，比如物质、空间、时间等在这里都变了样子、很少讲到，这里讲的似乎完全是另一套哲学问题，特别是书的标题标示的什么“类生命”、“类哲学”，更是平日很少接触的生疏用语。

读者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如果产生疑惑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今的世界处在历史转型时期，人类正在走向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切身经历中都能体验得到的。以往熟悉的很多东西正在退出生活圈

外，不熟悉的东西源源扑面而来，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哲学理论”岂能置身事外？它同样也应当改变一下面孔了！

在我们看来，哲学本来就是人的自觉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之所以创造出“哲学”这种理论，为的就是提高人之为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生活的自觉。从这一意义说，“人”是哲学主题中本有之义，“哲学”则是人的生命的内在灵魂，哲学不能不讲人，人也不能没有哲学。由于哲学和人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点我们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所以总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不同的哲学，所表征的是不同发展状态和不同生存境界的人，随着人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不断提升，哲学也就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形态。如果用比喻来说，这就好像成长中的蚕需要不断蜕皮一样，否则它就会障碍自身的成长。在这点上，哲学理论与科学理论有所不同，一部哲学史，往往就表现为哲学体系以及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精神意境不断更新的历史，一种新出现的体系否定另一种旧有的体系，然后它又会被更新的体系所取代，这是哲学发展的常态，也是哲学生命活力的体现。

在今天，时代不同了，生活变样了，人们的思想追求、行为方式、价值理想都与过去不大相同，哲学还怎么能够安然“生活”于过去的时代！变化了的人和人的变化了的生活在呼唤新的哲学精神，它也正在孕育、生成新的哲学精神。我们的哲学理论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的这种变化，及时捕捉、表达、弘扬这种新的精神，转变旧有哲学观念、更新哲学理论内容，这样才能发挥哲学的导引功能，为人类的发展开创新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前哲学面临的任务，它同时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基本宗旨。

## (二)

通常所说人们“熟悉”的哲学，无非是指“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

我国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曾经是一种哲学一统天下，“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被当作了“准经典”的权威理论，我们都是从它开始学习哲学，按照它的模式来判断各种是非的。而实际上，这种哲学的体系和内容并不是马克思制定的，它只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在 40 年代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水平制定出来的。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哲学不但未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还是直接相悖的。

关于“苏联模式的哲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它以马克思的哲学为名却会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我在过去写的一些文章和书中作过具体分析，这里不再赘述<sup>①</sup>。

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一个严酷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 80 年代以前我们的生活所以会失去真实、陷入空幻的理想之中，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会愈走愈窄、以至陷进了死胡同，就其思想原因来说，就是与从苏联（前）引进的这种“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和由它支撑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发明这种理论的“苏联”在它的指导下最后垮台了，而我们却没有垮，不但没有垮，而且现在道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兴旺？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因为我们及时地甩开了这种哲学，

---

<sup>①</sup> 详见《高青海哲学文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第 1、5 卷。

从它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哲学世界观根本转变的缘故。在这点上，我们应当“感谢”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梦幻般的荒谬生活是件大坏事，它使我们的国家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但也因此促使我们醒悟了过来，看清了不能再让“苏联模式的哲学和理论”支配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在经历了思想解放之后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这就是2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取得的重大历史成果。

人们有时会感到奇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的）纯粹的哲学命题，20年前的这场哲学讨论为什么会对我国的社会生活起了历史转折性的作用？现在这个问题应当很清楚了，原来束缚我们思想、扭曲我们生活的就是哲学的观念，即“苏联模式”的那种已被“先验理性主义化”，因而完全失去现实生活根基的哲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改变了哲学观念，真正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上来，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面貌大变样。所以“真理标准讨论”实质是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的一次根本转变。也就因为经过这次讨论我们让这种理论“靠边站”了，我们的思想和实践获得了解放，因而在一段时期里才出现理论空白，使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面对今天的理论现实，我们又不能不表示某种“遗憾”。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破的比较彻底，至于“苏联模式的哲学”，我们却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理，以至使它“悬置”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又“复出”了，而且还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权威地位，又成为支配人们头脑的公众意识形态。这是很令人迷惑的一种现象。尽管今天这种

“苏联模式的哲学”在实践领域已经失去作用，没有人再把它当作身体力行的准则，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由于它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遇到的那些思想阻力，许多正是来源于它的影响，一些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论调也大多是从它里面寻求支撑根据的。所以在我看来，“思想解放”的问题，这些年来的事实表明，对我们来说主要就是从“苏联模式”的理论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而归根结底来说，也就是从业已形成我们的思想本能、体现传统“先验理性主义原则”的“苏联模式的哲学”解放出来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是一种哲学一统天下，那么在今天这种局面已经改变了。今天的情况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三类哲学在起作用，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思想理论教育、政治宣传领域仍然是基本属于“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在支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讲坛哲学”；

在经济生活、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起作用的则是完全另一种哲学，可以叫做“实践哲学”（这里还包括多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实用哲学”）；

至于学者专业活动的学术生活领域又有一类专门属于学者的哲学，可以称之为“论坛哲学”。

“讲坛哲学”、“实践哲学”、“论坛哲学”，三类哲学、三种话语方式，彼此不能说没有沟通，但由于多种原因各自很难进入他方领地。

应该说，这种三足鼎立的哲学局面比起过去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从实践发展的要求说，哲学的如此状况就很不适应了。所以我们现在从思想方面说，人们往往是有着多重人格的，经常会陷入理论思想的困惑乃至冲突之中，这从价值观念选择上的混乱状况就可以看出来。



在三类哲学中——我们毋庸回避问题地说，“讲坛哲学”是最不受欢迎的理论，它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遗老”，往往成为保守思想的顽固堡垒，它的活动地盘虽然仅仅限于课堂、考场、会议桌，然而“权威”却很大，我们要想拿到各类“证书”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记忆它、背诵它；“实践哲学”是适应时代要求从生活实践中自然生成的思想观念，最富有生机活力，也最受人们的欢迎，但它缺乏理论系统，内容也很复杂（其中还包括许多随机性的庸俗化的“实用哲学”），特别是由于“讲坛哲学”的限制，使它很难进入“大雅之堂”；“论坛哲学”介乎前二者之间，学者们力求把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上升为理论形式、引进哲学殿堂，但由于它学术气味过浓，人们不容易看懂，因而也就很少有人关注，它的成果大都是本行学者间自己交流、自行消受。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想，问题就很清楚了，在三类哲学中，“实践哲学”是最有发展前途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立足当今时代，扎根生活实践，发挥和发展“实践哲学”的主流精神。在我理解，这个主流精神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邓小平理论”中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理论部分，它所体现的那种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不受书本教条束缚，大胆突破陈规、决不因循守旧、勇往直前不断创新的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代表了一种与传统思维方式根本不同的现代的哲学世界观。这种哲学世界观，与马克思当年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发挥的那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挥。

本书要做的工作，就是试图去挖掘体现于当今人们生活实践中具有未来发展趋向的新的哲学精神，以期创建新时代的

中国哲学略尽绵薄之力。

### (三)

怎么去重新认识“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怎样重新理解“人”的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人是哲学的奥秘”、“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理论”、“哲学史不过是人的成长过程的理性映照”的观点。这是我从多年的思考中关于哲学和哲学的历史发展问题得出的基本观点。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还认为，今天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归根结底来说，也就是“人”发生了变化，是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本性、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精神理想，包括人对自身本性的意识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看到这种变化、不充分估计到这种变化的深远意义，那就很难把握到时代跳动的脉搏、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我看来，我们哲学的落后，主要也就是落后在这一点上。

人的观念有趋前性，但经常是落后于人的存在的。我们对人的认识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包括今日科学的发展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不要以为卫星能够上天、人已登上过月球，似乎我们就可以了解一切、征服一切了。我们的认识还非常非常有限，尚未认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人”本身，也应当承认还只是处在一个很低的发展阶段，未来是那样的辽阔和遥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按其本性而言，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只有在个人经过全面发展达到“自由个性”的阶段，人方能够称得上真正的“人”。我们距离这点，不是还有很大的一段路程吗？

我说这些，不是要人去贬低自己，而是认为人应该“反

省”自己，抽出更多的精力去认识人自己，而不要眼睛总是盯住外面、精力总是向外发泄，像动物的生存方式那样。“人”究竟是什么，人的特异本性、人的高贵品性究竟何在，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像个人、尽到为人的天职？思考这些问题正是人与动物的分野，动物不必问自己是什么，按照物种规定它们生来就已经是它自己，人则必须反思自己，这才能够形成为人并称之为“人”。尤其我们生活在现时代，要做一个现时代的人，更不能不去认真地反省和思考这类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现代人”就意味着已经是“自觉为人的‘人’”。所以促人做这样的反省，非但不是自我贬低，正是要促人提升人的本性。

在本书中我们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哲学史的发展（见第二篇“哲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从那里读者会看到，人自己和人对人自己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直到今天人作为人 and 人对人自己的认识应该说仍然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还很难认为已经完全掌握了自身的本质和本性。人的学问是无底的，只有在不断地探索中我们才能日益加深自我认识。

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继续前人的工作，进行进一步探索。既为“探索”，在这里我们也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正如书的标题所示，它集中地体现在“类生命”和“类哲学”这两个概念里。

所说“类生命”，在我们看来，“生命”是属于人的本体，人与他物的联系和区别首先就应当体现在这里。过去看人和讲人，总是摆脱不了两极化的对立观点，要讲人和他物的联系，就难以避免把人“物化”，在这种认识中，人不过是与动物属于同类、仅仅具有某些附加值的生命体；如果要讲人和他物的区别，又只能把人加以“神化”（纯精神化），在这种认识里，

则必须让人超脱与动物相同的生命体、变成某种虚幻的存在。这两个方面始终统一不到一起的原因，经过这样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关键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人不能没有生命，人又不能不超越生命，这就是难点所在。所以在我们看来，只有从生命这一人的本体变化入手，才能理解“人”的真正本性。

不能说以往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点，人们未从生命去求解“人之谜”，除了受通常总是以生物学观点去理解生命的这种局限之外，更主要是因为，对于“人是生命体又能超越自身的生命”这点无法找到解释的基点，所以在马克思提出“实践”观点之前，人们只能作“或者认为人是生命体”、“或者认为人是超生命体”的选择，此外没有别的选择。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可能，使我们从“生命存在方式”（即实践活动）的变化中就能够理解并说明人的“生命本性”的变化。我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人”应该是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内含了自然物种生命，在这一基础上人又创造了支配生命的生命。为了把人的这种生命区别于自然给予的单一性的“种生命”，我们就使用了“类生命”这个名称。

如果我们肯定了生命在人身上的这种两重化的变化，从这点出发，在我看来，人世间包括人的生存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哲学理论的那些两重化、多重化的矛盾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以贯之的合理理解和解释。人为什么总是不满足于有形的存在和现存的世界，要耗费精力去寻求无形的存在和超验的世界，哲学家们甚至对这个无形的存在和超验的世界比对有形存在和经验世界看得更为重要，因而使哲学总是充满了不同“世界观”的冲突和斗争？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像这类问题，立足于过去单一生命的观点，仅仅从“利益”的冲突和“认识”的分歧是很难给出有力说明的。“类生命”是在本性生命基础上由

人自觉创立的赋有内涵的生命，在一切存在物中惟有人的本质需要自己去自觉地追求，只有从这里出发，上述那些现象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

哲学在过去所以总是摆脱不了两极对立的绝对化观点，对待一件事物必须把它拆解为二，然后再去寻求统一，而这种统一又只能把一方融化于另一方，很难建立起真正“对立的和否定性的‘统一’”的观点，这种状况也必须从人的这种本性和人们关于这种本性的观点中去找根源。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眼睛总是向外看的，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物”的状况，最先形成的是“物种”的观点。待到人们去认识人自身时，面对的虽然是“超然之物”和“超生命”的对象，在长时期援用的却仍然是认识物的先验单一本性的观点，这样就不但对人的了解失去了人的特质，包括对人所生活的世界的认识也失去了属人的特质。这就是长期以来哲学只能以非人的观点去了解人、以非现实的观点去了解现实世界，总是陷入抽象化和两极对立观点的根本原因。而一旦做到按照人的本性、以人的方式去了解人和人的世界，整个哲学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方法，就都会发生重大的和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的哲学处在探索人的本性的发展过程，它基本上是按照“种观念”去理解人和人的世界，“类观念”在那时尚处于自发的形态，在经过了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今天人类已经开始进入自觉的类存在阶段，那么，哲学也必然会从自发的类观念走向自觉的类观念。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所以我提出了“类哲学”这个概念，以标示适应于现代人的发展正在走向充分自觉的哲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

“类哲学”，问题不在于这个名称，期望读者也不必过于看重名称，重要的问题是它所标志的内涵。我提出这个概念是想

表明，如果立足于今天正在开创未来的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我们用以认识人和人的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价值观念、精神意境，就肯定与过去不完全相同，会发生也应当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论证这点，说明为什么必须变革旧有的许多哲学观念，应当建立哪些符合于人的真实本性、包括人的未来发展趋向的基本观念。

#### (四)

我在 1996 年 10 月承担了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一个项目，题目是《当代中国哲学与社会发展》，预定在 1999 年完成，后来这个项目被列为“九五”研究规划的重点课题。本书就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本书所阐述的，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表明的，只是当代人类的“哲学精神”，而不是当代哲学应有的完整理论体系。这里我们只是论证了理论观念变革的必要性，论述了一部分我们认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看来，明确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许就会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开阔一种新的视野和境界，有助于更新那些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习惯的陈旧观念。

全书共分 4 篇 19 章。

第一篇，“哲学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主要是论述“哲学观”的变革问题。我们认为改变对“哲学”的看法，关键问题是重新去理解人、人的本性、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人”的观点变化了，“哲学”的观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而且也只有从改变人的观点入手，才能真正改变旧日的哲学观念。

第二篇，“哲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顾名思义，本篇是谈哲学的历史发展。如果随着人的观念的改变，“哲学观”变化了，立足于“人”的历史成长过程去看哲学的历史发展，对于哲学史我们也就会进入一种全新的理解，不会再把它归结为什么你死我活、两军对战的“阶级斗争史”，同样地，也不会只是看作纯思维演化的“认识发展史”，而会发现，正如本篇标题所示，哲学的发展乃是人的成长过程和历史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表征，它的命运和历史形态与人的命运和历史形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所谓“开门办学”的过程中曾经和学生、工人一起编写过一部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纲》），到80年代末，由我主持又重新写了一遍（定名《欧洲哲学史纲新编》，这两部书都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一直有个愿望，想把“历史”和“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编写一部能够完全反映哲学观的变化、以人的成长发展为主体的新哲学史。不用说第一部《史纲》根本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那时能够写成书就很不容易了，第二部《新编》在内容上比前一部可以说是新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未能完全体现我的想法。这里的原因不全是外在的，它同我自己在当时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思考得很清楚这一点有直接关系，不少问题我只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才透亮的。本书不是哲学史著作，不可能讲很多历史，但随着哲学观点日益明朗化，哲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它的发展的实质也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本书尽管着墨不多，却能体现从一个新视角对问题进行重新理解。

第三篇，“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集中论述了几年前我所提出的关于“类”的基本思想。这部分虽然发挥的不多，但它属于全书的核心内容。确立“类”的观念，如前所

说，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价值观念的更新和精神意境的升华，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一思想，才能理解其它部分的内容和精神。

第四篇，“当代人的精神与哲学的精神”，是论述我们认为在当今大变革的时代，人类正在走向未来，一切都在变异更新，我们对很多事物都必须用新的眼光去认识、去看待，决不能局限于习惯了的老观念去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适应历史的变化转换我们的脑筋，不能仅仅让身体进入 21 世纪而把头脑留在 20 世纪、甚至 19 世纪。

哲学的观念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态度、人生信念、理想追求、思想方式、工作方法……应该谈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谈了与当前工作、思想、生活有关的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某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我们谈得也并不很充分，有些还需要在将来去补充和发挥，不过，在我们看来，哲学从来不是为人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提供现成可用的准则和答案的，哲学不是知识汇编，哲学也不是规范性的理论，它不可能也无法提供这样的现成准则和答案。过去我们把哲学当作答案、准则、公式去运用，那是沿袭了旧哲学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今天应当破除的东西。

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领会、体悟、把握了当今时代的精神——人的精神、哲学的精神——每个人便都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找出合适的办法来。事情常常是这样，我们缺少的不是办法，而是思想，有了思想就不愁没有办法。



## (五)

这本书是三个人合作的产品。本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虽然是我确立的，但主要是由胡海波博士和贺来博士执笔发挥写成的，我只承担了修改定稿的任务。胡海波和贺来原是我的学生，他们成长得很快，思想敏捷、知识面宽广，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我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很多思想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形成的。他们在执笔写作本书过程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发挥，我认为发挥得很好，如果由我自己单独来写，不用说，不可能这样快地完成，内容也不会像这样的丰满。当然我也不否认，他们参加本书写作对他们也是一次锻炼和提高。

我的在学博士生张海东虽然没有参加写作，但参加了部分讨论，还为本书的出版事宜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

本书思想酝酿、准备的前期研究工作时间很长，临到动手写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应当说是很仓促的，许多问题都来不及反复推敲修改，只好留待再版时弥补。

关于“类哲学”本身的研究计划，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完结，现正酝酿另一部专门性的著作。

高青海

1998年8月于长春